中山醫學大學第九屆迴旋梯文學獎　投稿作品表　　編號：

參賽類別	□小說組　■散文組　□新詩組
作品名稱	這可不是在看電影

已不記得片名了，更不記得劇情。只有始終未被記憶沖刷掉的片段：我看著母親剃掉頭髮、擔心幼小的孩子；我看著憂慮化為的憤怒使孩子受傷；看著母親漸漸蒼白、瘦削，在小小的我也同樣聆聽她的教誨後，我看著母親離開。

螢幕中的母親始終是一位母親。在被疼痛折磨時、恐懼時、直至最後一刻離開時，從未放下對孩子的牽掛。這樣的愛超越了痛苦，連枯萎都籠罩著柔光。年幼的我試圖理解這些包裝好的生離與死別，或許是有幾分小聰明，善於順著邏輯深想，於是我把這樣的殉道化為現實。在悲傷的同時，也被這樣的淒美吸引。我認為，母親就是這樣的存在——愛總是能抵擋住那些狼狽不堪的時刻吧？

而我現在知道，這不真實。

我發現，那些被修整得太過整齊的劇情是戲劇所需要的光芒。我曾被「母愛能超越自身痛苦」這種崇高感撫平了對死亡的恐懼，彷彿只要精神足夠純潔，肉身的瓦解便能獲得莊嚴的赦免。

然而真正的病痛是極其粗暴且排他的。它容不下任何修辭，更不會配合人類對儀式感的渴望。

事情的起點是肺部的腫塊。

大約三年前的晚餐時間，媽媽冷不防冒出一句：「我要動個手術。」

爸爸顯然早已知曉這個消息，仍面不改色地夾起菜葉，筷子碰在瓷盤上的輕響在凝滯的空氣裡顯得過分平靜。我看向弟弟，雖然年紀尚小，但我想他已懂得「手術」這兩個字背後意味著什麼。他雙手捧著碗，微微抬起頭盯著媽媽，眼神裡有一種近乎遲鈍的防備，等待著下一句話。

不冷靜的只有我。

「蛤？什麼手術？為什麼要動手術？」我猛地放下餐具，皺起眉，稍微抬高了音量。

媽媽仍輕輕地說：「什麼為什麼，只是肺有一個小腫塊啦，開了刀保險還可以申請個幾十萬餒。」

她語氣像是在菜市場挑菜。我胸口堵得慌，還想再問些什麼，媽媽卻像是要堵我的嘴一樣，迅速打斷我：「好了。你就正常上學，醫院離爸爸教課的學校比較近，爸爸會來照顧我。你放學後有時間再來看我，沒時間也沒關係，爸爸真的有需要幫忙會跟你說。」

我無法理解，又滿懷憂慮，不知該從何問起。媽媽卻像開刀的不是她一樣，逕自走進廚房張羅起飯後水果，砧板上傳來刀刃切開蘋果清脆的聲響，一下一下，伴著我的心跳聲。

我吶吶地開口：「爸爸……那，你再跟我說開刀的時間？」

爸爸對我點了點頭，神色隱在客廳昏黃的燈光下。我又看向弟弟，他像是得到了某種官方許可的答案一般，重新低頭扒起碗裡的飯。

又來了。他們從不讓我和弟弟參與這些事，或許是不想讓我們擔心，總是輕描淡寫地帶過。

但怎能連這種事也……我無法接受，卻又覺得徹底的無力。媽媽把即將切開胸膛的手術，若無其事地排進家裡的行事曆裡，彷彿那不過是一次稍微麻煩點的家事、一趟輕鬆的、順道領取保險金的出差。

我又再次被這種輕描淡寫隔離在外。一句「沒時間也沒關係」，溫柔地免除了我的責任，卻又蠻橫地剝奪了我分擔的資格。

而我，竟也半推半就地相信了。

只要相信了，我就可以繼續假裝一切都在掌控之中，心安理得地做那個被保護得極好的小孩。我渴望能相信會像她說的那樣——開完刀、請了保險，等傷口結痂，生活又會平整如初，如同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一樣。我用這份被允許的無知，換取了幾個月不需要面對恐懼的喘息。

事實也正如我希望的那樣，手術很成功。

在恢復的過程中，一切就像看過的家庭影集一般平緩。母親溫柔慈愛，只是有時候會因我服侍不周全、動作不夠俐落而露出些許不耐煩；身為孩子的我懂事體貼，只是時常因為在大學學業、體能訓練與醫院病房兩邊奔波而感到身心俱疲與厭煩。

但我仍然堅信，這些小小的齟齬只是宏大敘事中的雜質。我相信我們會在病榻旁互道愛意、母慈子孝；我堅信徘徊在這條疲憊路途上是有崇高意義的，我們能用堅韌的意志跨越一切磨難。

我看著媽媽走出醫院，我看著她康復。

幾個月後的追蹤後，X 光與電腦斷層顯示肺部的腫塊切除得很乾淨，斷面平整、癒合良好；但也正因為如此，肝臟上的另一個陰影，顯得格外突兀且刺眼。

半年後，她又入院了。

她再次動了手術，只是這一次，癌細胞已經悄然侵入淋巴系統。

任憑如何治療、如何休養，都已回天乏術。身體變成了一座失控的戰場，所有的抗癌藥物、點滴、止痛針劑，退化成了只能稍微減緩疼痛的防線。沒有影集裡那種恰到好處的光線和充滿哲思的長鏡頭，更沒有從容不迫、互相原諒的道別。

在這短短的一年之中，現實像一列失速的火車，將我們原本搭建的體面生活碾得粉碎。

隔年的三月，她離開了。

其實在第二次手術結束後，她也曾有一段看似平穩的、在家休養的時間。

但那種平穩是假象，是暴風雨徹底摧毀屋頂前的低壓。她一天天地瘦下去，那種瘦不是節食或勞累帶來的乾癟，而是體內的生命力正被另一個飢渴的寄生物硬生生吸乾。剛開始，我還可以用玩笑遮掩內心瘋狂滋長的憂慮，看著她喝湯時微晃的手腕，打趣地告訴她：「再不吃飯，妳出門真的要被風吹走啦！」

媽媽會白我一眼，嘴角扯出一個疲憊的笑。

但隨著病情毫無起色，各項生化指數節節失守，我發現自己許久不敢再細細地看她了。

我開始下意識地閃躲。我避開她臉上日漸濃重、洗不掉的暗沉蠟黃；我盡力忽視她身上那套曾經合身、如今卻顯得空蕩晃蕩的衣物，寬大的袖口裡露出的手腕細得像枯枝，褲管隨風飄蕩。我害怕看見她太陽穴兩側凹陷下去的深坑，害怕看見睡衣領口處根根突兀暴起的胸骨。我幾乎是一路狼狽地退讓，倉皇地將所有目光停留在她的眼睛裡。

對我來說，那雙眼睛是她在還能站立、還能坐在客廳沙發上時，唯一還沒有徹底乾涸的地方。那裡還會因為我和弟弟的粗心而冒出怒火，還會因為無能為力的現狀透露出憂鬱，在某些吃得下半碗粥的清晨，也還會對我們露出一絲微弱的微笑。

可到了最後，就連這僅存的避風港，也在她徹底躺臥在病床上時，被病魔毫不留情地剝奪了。

三月十四號，那是媽媽自己選定的日子。

她在爸爸的照看下嚥下了最後一口氣。而我那天待在台中，沒有回家。

那天是星期四，球隊的常規訓練時間正巧排在晚上。體育館裡充斥著膠鞋摩擦地板的尖銳聲響、籃球砸向地面的沉悶撞擊，以及隊友間急促的呼喊。在前一天晚上，爸爸在電話裡告訴我，媽媽這兩天的癌指數似乎趨向穩定的降低，各項監測數據沒有前幾天那麼危急。

那句話像是一張特赦令。我安心了不少，但隨之而來的，是深植在骨髓深處的怠惰與逃避。

練完球後，按照計畫，我該立刻收拾背包趕回雲林的家或醫院。可那一刻，身心積累數個月的疲憊排山倒海而來。我站在原地，腦袋裡像塞滿了鉛塊——我不想去搭公車再轉乘高鐵或區間車；我不想在午夜拖著沉重的步伐，再次走進那個瀰漫著消毒水味的冰冷病房；我不想坐在硬邦邦的塑膠摺疊椅上徹夜靜坐；我更不想、也害怕聽見媽媽因為體內劇痛而無法自抑地溢出的呻吟。

那種呻吟不是影視劇裡悽美的抽泣，而是喉嚨深處被壓榨出來的、破碎的野獸般的喘息。

我還記得當時的心煩意亂。我對自己說：「爸爸說指數穩定了」、「球隊真的很累」、「我就休息這一個晚上，明天一大早再回去」。我像是一個將繃緊了數個月的橡皮筋猛然

鬆開的人，任由脫力的身體癱軟在租屋處的床上，心裡帶著一絲僥倖與自私的慰藉，想著今天終於可以不用面、可以提早睡去。

可是，那種莫名的心慌從未真正散開。它像是一隻冰冷的手，一直懸在胸口。直到深夜，手機在黑暗中震動，屏幕上亮起父親的名字，那一瞬間，心底深處懸著的不安達到了最高峰。

電話那頭是父親平靜、卻止不住哽咽的聲音。

我們沒有見到最後一面。

我沒有如同那些影集描繪的那樣，在最後的床榻前握著母親逐漸失溫的手，聽她交代完最後一句充滿慈愛與叮嚀的話語；我也沒有機會在那個生死交界的剎那，痛哭著告訴她我有多愛她。我的自私、怯懦與對疲憊的妥協，為我換來了一場永遠無法彌補的缺席。

在此之前，我或許自以為我做出了我所能做到的最大的努力。在那段兩頭奔波、被學業和照護撕扯的日子裡，我時常在心底暗自可憐自己，覺得自己承受了同齡人不需要承擔的沉重，覺得自己付出良多，甚至將自己的孝順美化成一種帶有崇高感的自我犧牲。

可那僅僅是自我安慰罷了。

當一切塵埃落定，我回望那段漫長而殘酷的過程，我發現，真正的苦痛從來不具任何美感。它沒有濾鏡，沒有柔光，更沒有什麼救贖的意義。它只會將一個人的體面、尊嚴、母性與勇氣，一點一滴、毫不留情地吞噬殆盡。

現實是混濁、粗暴且毫無尊嚴的。

疼痛不會因為牽掛孩子就減輕半分，病情也不會只依靠陪伴而好轉。

在漫長的煎熬裡，沒有精心編排的道別長鏡頭，更沒有所謂超脫苦難的從容。病房裡更多的是被大劑量嗎啡麻痺而陷入胡言亂語的混沌；是腹水積聚導致腹部鼓脹如鼓、四肢卻枯瘦如柴的畸形；是尿管、引流管、靜脈輸液管插滿軀體，將人像標本一樣只能躺臥在床上的束縛，以及，一個凡人在面對肉體土崩瓦解時，本能湧上來的、最原始的驚恐與無助。

在那樣的時刻，她哪裡還顧得上扮演一個溫良慈愛的母親？她劇烈翻身時因為牽扯傷口而發出的哀嚎、因為無法自理排泄而流下的羞憤淚水、因為極度痛苦而對身邊照料者露出的怨懟眼神——那些都是真的。在劇痛的深淵裡，她首先是一隻被困在殘破軀殼裡、苦苦掙扎求生得病患，是一個被純粹痛苦撕碎的普通人，而不僅僅是一尊必須在最後時刻維持慈愛姿態、散發聖母光輝的母親。

而我坐在電視機前所建立起來的認知，何其荒謬，又何其殘忍。

我無形中要求她在承受生不如死的折磨時，依然得維持心靈的強大；要求她在面臨死亡陰影的時候，依然要將孩子的感受置於她自身的劇痛之上。

可她不是神，她只是會怕痛、會生氣、會絕望，最後在一片狼狽與混沌中被死神強行拖走的凡人。

房間裡的穿衣鏡還立在那裡，衣櫃裡收著她生病前買的、還沒來得及剪標籤的風衣。我現在常常會想起那個飄著雨的台中夜晚，刺骨的冷風，以及我選擇轉身返回租屋處的那一分鐘。

那不是戲劇，那是我無可辯駁的人生。

沒有背景音樂，沒有淚流滿面的特寫，沒有諒解的光環。我承認我痛苦的粗鄙與殘暴，承認我在浩劫面前的自私、軟弱與無能為力。

她已經放下了那具破敗的軀殼，不再需要忍受任何痛苦。而我，必須在失去她的廢墟上，卸下所有自欺欺人的濾鏡，學著將她還原成一個完整的、會痛會怕的人，然後我將清醒地背負這種罪惡感，去記住那場毫無美感、卻無比真實的離別。